

《察传》的符号学意义

吴 格 明

《吕氏春秋·察传》具有重要的符号学意义。尽管文章通篇未用“符号”、“符号学”这样的符号,但其符号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研究和分析符号的方法是科学而先进的,其运用符号的艺术是巧妙而灵活的。《察传》不愧为中国古代符号学的重要文献。

一、《察传》的符号学思想

《察传》一文,虽然不过五百多字,但却言简意赅。符号学的许多基本思想都在其中。述要如下。

符号与传播 研究符号的目的在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传播的规律,这是符号学最基本的思想。符号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就把符号学称作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乔治·穆南干脆把符号学限定为人类的传播学。怀宇先生则指出:“符号学属于传播学”。《察传》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述审察传闻的必要性的:“得言不可以不察。”即对待传言,或者说对待传播中的符号必须审察。先秦的思想家一下子就把符号学纳入了传播学的范畴。从社会传播的角度来研究符号,可以使符号学获得无穷的生命力。

能指与所指 分析能指与所指及其关系,这是符号学的核心思想。索绪尔明确指出:“语言符号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一旦能指与所指发生了分离,出现了变异,那么,符号就不能正常地发挥它的传播作用,就会带来谬误,引起混乱。遗憾的是,在符号的传播中,这种不如人意的事是常有的。“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察传》就是这样说明了必须审察传言的原因所在。

多义与歧义 多义与歧义是语言符号的重要特征之一。传言失真原因在于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与变异。人们要问,既然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它们怎么会发生分离和变异呢?这内在的原因恰恰就在于自然语言符号往往是多义的。即一个能指往往可与多个所指结合。多义的符号如果到了模糊环境中就会产生歧义;同一个能指,在符号被发送时,与这个所指结合,而它被接受时,却与那个所指

结合,正是这样的分离与变异使传播失真。

语言符号的多义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皮埃尔指出:“从理论上讲,传播的有效性要求一个能指只能与一个所指对应,……在实际中,一个能指可以指向好几个所指又可由几个所指来解释的系统是很多的。”莱布尼茨认为:“由于社会实践的范围很广,符号即意指单位,在社会实践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中,只有具备多义性才有存在价值。”多义与歧义的严重性与客观性使对多义与歧义的分析成为符号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察传》才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歧义现象:“夔一足”这个句子既可以解释为“夔这样的乐师,有一个就足够了”,又可以解释为“夔这个人一只脚。”“穿井得一人”既可以解释为“挖井节省了一个劳动力”,又可以解释为“挖井挖出个大活人”。

系统与编码 系统与编码也是符号学的基本思想。符号必须是成系统的,只有在系统中,符号才能相互依存。而系统是靠编码形成的。皮埃尔指出:“实际上,编码过程是符号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这些使用者承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在使用符号中遵守这种关系。”因而,任何人要使用符号还是解读符号,都必须把握编码系统。《察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如何解读符号的精彩事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人们感兴趣的是,子夏在到晋国调查之前何以知道“三豕”乃“己亥”之讹呢?其实,子夏对符号的正确解读正是靠了对符号系统的把握。这里至少有这样几个系统:一是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的字形系统,二是己亥干支记时的词义系统,三是己亥这个时间概念与晋师涉河的形成的句义系统。

二、《察传》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察传》的符号学意义,不仅在于它所表现的符

号学思想,而且在于它分析研究符号的方法与原则。

语形、语义、语用 区别语形、语义、语用,是符号学分析研究符号的基本方法。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语形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语形、语义、语用的分析在《察传》中已被全面地使用。语形的分析如“夔一足”这个句子的结构分析。这个句子的意义之所以两歧,就在于其结构可作两种分析。即“夔一||足”与“夔||一足”。语义的分析如“足”这个语词,既可指“足够”,又可指“脚”。而“穿井得一人”,的歧义分析就只能是语用的:丁氏说这话时,是以“一人”借代“一人之役使”,即“一个劳动力”。而一般人从句子本身看不出这种借代的语用特点,也就将“一人”理解为“一个大活人”。

语境原则 语境原则是符号学分析符号意义的重要原则。弗雷格指出:“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当然,这只是指狭义语境。此外还有广义语境,即符号的文化背景。《察传》对符号的分析既有狭义的,又有广义的。狭义语境的例子是“三豕”与“己亥”的问题,前者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将这样一个意义放在整个句子中,就使句子的意义怪谬,荒唐。而后者之所以正确,也是因为它与整个句子的意义相吻合。广义语境的例子是“夔一足”的歧义分析,文章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夔这位乐师如何调和五音六律“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也就使句子的真实意义豁然开朗。

三、《察传》的符号运用艺术

《察传》的符号学意义还表现在文章本身运用符号的艺术性上。

皮埃尔指出:“意义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把每一种意义包含在一种新的意义之中。……一切都是符号:一切都是所指,一切都是能指。”《察传》的作者对于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领悟,并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他自己的符号运用艺术之中,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双层意指”的方法。即这里有两层能指,两层所指,而表层的所指同时又是深层的能指。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语词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深层的意义是靠字面的意义作为能指来表达的。《察传》在开篇第一句“得言不可以不察”之后写道:“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狗似猿,猿似母

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其实,这些语词和句子所表达的直接意义并非“得言不可以不察”的论据。真正的论据在于这表层的所指转化为能指后所表达的深层意义,即“传闻可能严重失实,甚至与事实全然相反。”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双层意指的方法。同样,第三句“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的深层意义在于“不断的量变的积累引起了质变”,而这正是传闻之所以会与事实全然相反的客观原因。如果看不到这双层意指的艺术方法,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文章中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联系。

双层意指作为一种符号艺术,被语言大师们自觉地运用着。皮埃尔在他的《符号学概论》中就引用了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笔下的“夏尔·包法利的鸭舌帽”这个例子。“包法利的鸭舌帽”这个事物是由语词符号来意指的,而这个事物又成为符号来意指“人物的愚蠢”。随着语言运用的发展,双层意指已经成了符号使用的普遍技巧。借喻的修辞方式其实正是这种双层意指的符号技巧。寓言这种文学体裁其实就是双层意指的符号体裁。值得注意的是,双层意指一般运用在文学作品中,而象《察传》这样的议论文,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的议论文,如此自觉而巧妙地运用双层意指的符号艺术,实在使我们叹服作者对于符号的深刻理解。

双层意指的符号艺术,其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含蓄而生动的表达作用。由于意指是双层的,深层的所指不直接显露在外,而是隐含在表层所指的下面,因而读者在领悟这深层所指的时候,便同时领略到一种含蓄的美。双层意指的表层所指是具体的形象,而读者在领悟深层所指时,这形象的表层所指并不消失,而是仍然保留在意念中,因此,读者在把握深层的抽象意义的同时,还能获得生动的形象感染。双层意指更进一步的重要价值在于发展符号系统。尽管深层的意指关系是在表达时临时构成的,然而这种关系一旦成立,一个新的深层符号也许就永久地被编码进入符号系统。正如“包法利的鸭舌帽”已经成了“愚蠢”的典型符号,“黑白颠倒”也已经成了“事情变得全然相反”这个意义的很典型的符号。又如,同样源于《吕氏春秋》的,我们所熟知的“矛盾”一词已经成了重要的哲学术语。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政编码:050091